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二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編號 D8644800

全像金瓶梅詞話第二十二冊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彭城張竹坡批評

第一奇書

玩花書屋藏板

科2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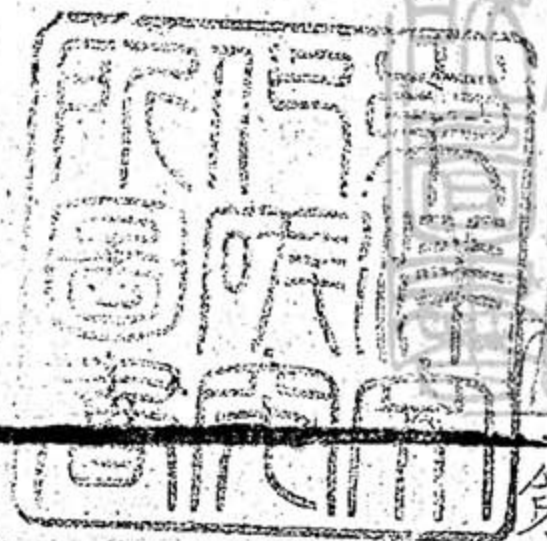
全
瓶
梅

2922



双紅堂
小説
49(20)

二



第七十七回

本館藏

此回接寫向小塘聳兩湖為溫秀才作餘波不知已為黃四
 嫂作流紅地也夫殘花成葉片已隨波轉眼成灰會心者上
 小塘徘徊獨步蓮已成空當尋貝葉之風以悟眼前是地而
 無如眼底湖光猶作流芳之感是以情牽不斷又為殘葉惹
 相思也惟小塘通兩湖故葉上浮來可作水中之戰
 夫安郎中名忱言安枕也宋喬年言斷送長年也汪伯彥言
 汪之北垵也他如蔡蘊罵其為男子中之媼俗言婆也媽也
 是也黃菽者罵其為菽兒也

黃四嫂作帶水之戰劫用汪伯彥雷起元安枕回拜要請趙
 靈一似間中一交游再不然云寫西門之財勢為衆人所垂

科 2972 (20)

漩足矣不知總爲帶水之葉作指點也蓋云汪北垵當雷声
起元之正月而安枕以戰帶水之貝葉不知潛地之雷霆已
動又換一番韶光區匕水面殘葉能有几日浮蕩而殷匕顧
踰于小塘兩湖之上以作傷心語哉

寫殘葉必寫先踏雪訪愛月何也蓋必雪月交輝而蓮葉始
全洛空梅花乃獨放也又爲下文春梅之過文亦無不可也
月娘名月而愛月亦名月何也蓋言月缺復圓花落復開人
死難活前文六十五回之普天樂已明匕言之矣月後加一
愛字便是老人所見之月令人眼淚盈把不能追回少年之
花陰寂匕時也

此回寫雲裡守是言雲遮月之意故後文結果月娘以往雲

家去遇普淨師也

忽八來友見夫三友乃花間之雀鶯燕等鳥也鳥來而花發
况黃鸝乃四月之鳥春已歸矣故來友見自王皇親家出來
夫王皇者黃也離王皇親而來此黃鸝也改名來爵匕者雀
也古雀字卽爵總是作者收拾花事之筆而看者混帳看過
遂使作者暗笑也

楊姑娘死者楊去而李開玉樓之去几已伏矣

賁四女名長姐嫁夏家言葉長于夏爲蓮葉也蓮葉已無只
落枯葉矣故後文接寫陳敬濟

必言賁四嫂水戰蓋言蓮葉在水夫止餘蓮葉則蓮花已空
而金蓮之死近矣是皆金蓮的文字

又虛描一楚雲言同歸于夢而夢是空也况月與花有情今
雲來月閉且雲來雪落雲至花凋不使其來蓋既已夢矣應
須空寫故用鹿分鄭相蝶化莊周二句自點雙睛奈之何人
不知之也此夢直說出一百回月娘之夢總之五十回以後
總是收結的文字

此書寫數夢以總結八月娘之一夢如瓶兒死有伯爵一夢
西門一夢後書房一夢何家一夢瓶兒未死先有子虛一夢
瓶兒臨死又有迎春一夢西門將死又有月娘一夢金蓮死
又有敬濟一夢春梅一夢又敬濟作花子又自為一夢周宣
一夢然後結八月娘雲裡守之夢不知先已有武松一夢在
第九回內然總不如楚雲之夢寫得滑脫之極使一書中眾
人皆入夢中又令人不知是寫一夢却又借莊周鄭相二句
明七點出是夢文字奇妙至此亦難讚其如何奇妙之所以
然矣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詞曰

梅共雪歲暮闌新妝林氏月底素華同弄色月風前輕片
半含香春梅不比柳花狂寒氣雙雀影堪比雪衣娘春鴻
出光中曾結伴春鳴百花頭上解尋芳來爭似兩鴛鴦蕭瑟

右調望江南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



第一回書
了將熱頓住接寫踏雪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坐不在話下
訪月極言其冷也
日尙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坐
待茶因說起喬大戶雲裡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見在
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學生
其幣禮相求尙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學生做同窓聶兩湖見在
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不須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
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
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尙舉人處收
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金字輝
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
凡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來西門慶道又

題什麼溫老先兒通是个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
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寔虛浮之甚早時你有後眼不然教他調壞
了咱家小兒每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尙
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于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
已寫了來你看于是引伯爵到所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
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
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夏老爹亦熱今拜辭說初六
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里說声差人那
邊看守去西門慶看見帖兒上寫着竇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
辭西門慶道連尙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絹分付琴童連
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



見平安兒慌忙張七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
 參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見汪伯彥此處又言汪不厭也言其類來不厭耳
 雷啓元安忱拜雷啓元言此後即重和元年接連忙穿衣繫帶伯
 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
 三員官皆相讓而入進入大所敘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
 罷坐話閒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注少華并學生又來于瀆有浙江
 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東定初
 九日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
 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
 慶令左右收了雷兵備請趙憲合之為雷憲蓋作者言所恨之人
 之下祥奸遁迹而西門之冷當如外并矣所以溫相送由日雷東
 與夏總去即接雷憲必有雷憲而此輩方冷也

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夥計學生
 已并他除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
 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為多較言畢相揖上轎而去
 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戥子每日小廝
 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七又不數只教春
 梅數錢提戥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
 慶打以此眾小廝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兒裡使錢好夫李嬌兒管錢
 乃玉樓生日前事金蓮管錢又在玉樓生日後作者喻言有生以
 來前七後七無非一片邪淫人橫汚使錢于不堪也故特七于此
 處對照煞有深意又却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
 是千里遙對章法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里看守門戶去何
 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門慶道

今日同長官那邊看去了，於是出衙門並馬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廝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前邊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春光去矣，所爲玉惜寂寞也。西門慶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所在，裁些花柳，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開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話趕年裏，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到次日，總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一罈酒來謝。武二哥將至矣，一路紛七寫來，總是不堪。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

自造內酒，一口鮮猪。過年也爲上一櫛，所謂遮蓋筆墨也。西門慶進門，劉公七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七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賞。西門慶道：前

日空過老公七，怎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七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鐘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廝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來，說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小的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

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
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些好又說道既你不
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
于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就坐在所上看着打點禮物果盒花
紅羊酒軸文并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卸去後叫
王經送往雲裡守家去度下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
到雲裡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直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
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
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
我今日倒閒往那裡看七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蚤
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帶着毡思婦

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裝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眼隨逕往獅子
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着花拷七兒發賣細絹絨線
絲綿擠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
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日也攢銀錢二三十兩
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悞了來昭妻
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悞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彤雲密布冷氣
侵人寫月兒一回將有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
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袄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
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舅皮袄并一盒酒菜
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飲了三杯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
慢七再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拘



擱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漠上嚴寒匝地這雪見下得正好扯絮擄綿裁成片七大如捲捲見林間竹笋茆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却言消災障猶嫌少圍向那紅炉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可知袁安非忘世者高臥有幽人吟詠多艸

西門慶踏着那乱瓊碎玉進入拘欄內于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鬟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七看見出來迎接至于中堂見禮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二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

罷月姐總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

補出迹者月兒之密

以見西門于林氏得意殺也

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

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窗半啓毡幘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纒翠梅花鈕兒金銀釵儀海獺臥兔兒打扮的露鬢雲鬟粉粧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爪兒補出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叨嘮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燈籠送俺每將

第一回
胖子弔在陰溝裏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
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
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家走着
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在房裡坐這西門慶到子房中脫
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須臾了頭拿了三甌兒
黃芽菜肉包一十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
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撥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勾了
纏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走不想恰好天氣又
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七昨日等了一日不見
爹不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大夫來望亂着
我不會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七要做子



圍特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昨日雲駭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兒
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
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逼西門慶道你姊妹
兩個一家一個假至誠口吻不于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來道了
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會凡何時而歌舞鄭月兒
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里過夜間我他几時
來的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每四個都在这里唱了一
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这里不好請你的刻極是月兒得意語
秋月月可想月娘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唱他一声兒
當為含悲矣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所以與月前日李銘我也
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娘買

了二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知他昨日我竟
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悞了人清西
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再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爹
分付我去說了回話粉頭取出三十二斤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
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月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須
臾擺上酒來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筭排雁柱欵跨
鮫綃姊妹兩個彈唱上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來和西
門慶搶紅頑耍杯來盞盞去各添親色西門慶忽看見鄭愛月兒房
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群

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

月轉花陰夜十分

三雪精神聯仲琰

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

莫使無心托白雲

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三官鬼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
忙撫說道是月兒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
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
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本
借三官以疏桂姐几乎自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
露馬脚寫盡人情之假號一節粉頭道我所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方纔曉的說他去世的
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尊西門處月兒如何鄭愛香
見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並肩疊股搶

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人。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先字奇絕，後則三官娘子也。到正月裡，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个灯人兒，也沒他那一股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肯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鬢髮又拿上許多細果碟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密餅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解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

捏弄。那話淨淨跳腦，紫漲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个低垂粉頭，輕啓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咽有聲，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了鬢向前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床粉頭，燥牝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敢欲濃有詩為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合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整衣理鬢，丫頭復釀美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几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搗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

月兒揚声叫道：「爹若叫我早些來說，明使桂兒知其寵也」西門慶道：「我知道。」

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

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却是初

八日，打听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送了四

盒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慕地走來，西門慶見

雪晴風色甚冷，路總是引人冷字，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拿菜兒

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并折帕都送去了，你的

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上了，你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

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

何人？西門慶道：「那兩個一個是雷兵備，一個是汪系議，都是浙江

人，要在我這里擺酒，明日請杭州趙憲知府，雷憲共至其家此仁人志士之所深幸有



此一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相處分上又不可

回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

甚麼哥，少不得賄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

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題起，問除他罪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

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

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何人？」伯爵道：「一个小後

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

有了媳婦兒，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豈非亦如惠祥怒罵乎

如今閒着做不的甚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個人家，

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荐與大爹宅內答應，我便說不知你

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

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力儘有撥輕負重却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兒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見應宝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見厨灶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人朴實便道旣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揀个好日期寫紙文書兩日見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就教琴童兒領到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明爲後文一映却是爲蕙蓮一結兩相對照寫得有遇有不遇之別然而又是千里一筆也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宝全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花之友者雀也不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子夏不來而花謝矣



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子和氣就定出菜見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舖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道國之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个不替他動玳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裡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先虛寫一筆下文卽人那日蚤辰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緞祆青布皮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脂抹粉纏的兩隻脚趂七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个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過三日上灶不題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楊去而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整落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子來矣

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北邊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童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
在家西門慶在對過良舖子書房內看着毛拔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攢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娘多土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又對愛姐自沒是特犯六兒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上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動上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上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要

個汗巾兒來與我

上文用文嫂蓋峰媒此則明用蝶使也

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

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匠處取了金赤虎并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上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一笑姻緣寫得逼肖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迴文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

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繇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相擾，序話間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繇道：門外一個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極言其冷也。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說着茶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在一處圍爐飲酒，又叫烙了兩炷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誥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訖。至日落時分，花子繇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鋪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



掌燈已後，吳月娘眾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娘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里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問。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侄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几年了。伯爵道：好！老人家有了黃金人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陽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到賈四嫂家必分付王顯明言背面落。水顯王一葉見春光已去，諸事冰冷也。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閉上了。這西門慶見没人，兩三步就走入賈四家來，只見賈四娘子見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

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參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榻扇席
 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个小炕兒籠着旺上的火總是桌上點着
 燈兩邊護炕糊的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銷金箍兒上穿紫袖祆青
 綃絲披祆玉色綃褶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
 茶與西門慶吃因悄上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到西門慶道不妨
 事黑影子裏就那里曉的于是不絲分說把婦人攬到懷中就親
 嘴拉過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
 着托子剛插入牝戶總拽了几拽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
 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顯聲嬌
 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攢進去方纔澁住淫津津行抽進婦人雙手
 扳着西門慶肩膊是炕沿行房者兩相迎湊在下柔舌顫語喃喃不絕這



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炕膊上只顧沒稜露腦銳進長驅
 肆行擗礪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朋松舌尖冰冷口
 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是初會情景良久拽
 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抹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
 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
 節開買花翠戴一路寫為寫婦人拜謝了悄上打發出來那邊玳
 安在舖子裡專心只听這邊門環兒响情景便開大門放西門慶
 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着
 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睨見傳的後邊金蓮
 知道了一部金瓶總是此等作章這金蓮亦不說破了一日臘月
 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

那日有許多親朋着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
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一千兩湖州細絹貨物臘月初旬起
身顧船裝載赴至臨清馬頭效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口來
家取重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所上坐參
在對門房子裡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
見平安見道參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間月娘月娘
道見鬼的你參從早晨出去再几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
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声道省恐殺人不知參往那
處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裡把參來不見了白描崔大哥來了這
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只不做聲不想西門慶忽
從前邊進來把眾人說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裏入港纏



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都替他捏
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几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所上
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小車稅銀兩我從臘月
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崔本先來一影後文道國榜財所以名崔本蓋苗員外家
本錢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
老爹使了十兩銀了即揚州衙門一個千戶家女子十六歲了名
喚楚雲又虛描一人蓋彩雲易散故也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
眉腰如柳纖如鈎兩隻脚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
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
他打粧盪浴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
愁解悶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帶了來也罷等不

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恐我家沒有子是恨不的騰雲展翅
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
未可知明七說出楚公之有詩為証
名無非一夢也

聞道揚州一楚雲

偶馮善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
主事煩他青目崔本言吃作辭往衙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兒西
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今日不知有
甚事喜歡一語寫責四娘若不是綁着兒有几下打琴童笑道只
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
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

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
听為妙西門慶則差答應節級拿了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打听
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
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列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
勵人心以隆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
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臣
奉臨山東等處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命按撫
大臣詳加監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寔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
陳之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酒色財氣操履忠貞臨民有方廉使
趙訥一部吟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一部鞫操





砥礪之行嚴督卒之條兵備副使雷啓元蓋不能殺之制之安
 千粟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
 暴哉映水許且伏結文經濟可觀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溫
 兵亂與武二收終等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
 得左叅議馮廷鵠偃僂之形桑榆之景是結形若木偶尙肆貪
 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父妾而通賄毀謗騰于公堂慕羨餘而
 誅求讐言遍于閭里此二臣者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
 軍院僉書守備周秀器字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
 濟州兵馬都監荆忠年力精強才猷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
 勝算可以臨戎號令一而極其廉明長策卒能禦侮此二臣者
 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鎧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
 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
 腹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
 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爵不濫而人思奮
 守故得人而

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所奏內
 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裨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擎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
 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備與荆大人

第一音書
都有獎勵轉副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了鬚看酒菜兒。我想他這一上在，也要銀子使。非在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我這裏兌些去。使那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傍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報往荆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

勸君不費鐫研石

路上行人口似碑

第七十八回

宋御史送一百本曆日來，亦平平一事，不知皆作者如椽之筆寫之也。蓋言一百回文字至下一回，將寫其喫緊示人處也。財色二字至下一回討結果也。况一百本曆日言百年有限人，且斷送于酒色財氣之內也。故用宋喬年送來，又瓶兒一百日後，是西門死期。言瓶之罄矣，不能苟延也。篇內窓梅表月簷雪，滾風蓋一總後文。春梅月娘雪娥等人也。豈泛七寫景。

又找葉五兒一段，點明花殘葉落之故也。

再戰林太太，却去寫葉五兒言敗葉辭林春光去矣。而林太太之再戰，其報金蓮出身之處，已可為盡情。故用自此一段。

後歇手寫西門死也

如意兒莖露獨嗜。蓋於金蓮文中。又找足瓶兒也。如意兒夫家姓熊。娘家姓章。夫熊有胆者也。蓋如意兒乃瓶中一胆。故名如意。而姓章。猶言瓶胆一張。又胆瓶春水浸梅花。故莖露獨嗜也。夫瓶已失矣。止存其胆。因胆而想其瓶。是結此瓶一段公案。

至東京來。兩寫宿雪娥房中。總是雪後梅花發。而蓮花老。總是金蓮文字。

伯爵妻姓杜。希大妻姓劉。杜者肚也。劉者留也。可想偶及之。附誌于此。蓋白嚼入肚。携帶想留客也。熊旺妙熊之所旺者胆也。

雲月結親。是晦暗景象。是空濛景象。與上文雪月空林。是冷清景象。是凋冷景象。

寫玳安與賈四嫂通。是言玳安兒爲月娘葉落歸根。伏西門小員外之線。又蝶藏葉下。已無花也。

此處寫金蓮之不孝。又找磨鏡一回。總是作者爲世之爲人子者。痛哭流涕告說人。老待子而生活。斷不可我。留快樂。置吾年老之親于不問也。恐人不依。是用借潘姥七數段告如意歸等言。爲人之有親者。刺骨言之。苟有人心。誰能不眼淚盈。把我亦不能逐節細批。蓋讀此等文。不知何故。雙眼惟有淚出。不能再看文字矣。讀過一遍。一月兩月。心中忽不樂。不能釋然。至于寫金蓮之一味。要說人便不顧其母子春梅。



口中映出之以及後文令其母回去總是寫其與月娘不復合以至出門到武二家也

夢簷折而瓶兒死夢衣破而西門死遙相映

玉簫送簪物與來爵女人特結蕙蓮之案却是結玉簫之事蓋簫至黃鸝声咽亦不能再作一曲斷續之調也

忽又寫一藍氏也是太監姪兒之妻也有錢儼然又一瓶兒蓋花籃亦可載花七瓶亦可載花而無如籃在何家何者河也竹籃打水到底成空總是一番空景

金蓮惡之尤者也看他止寫其不孝普靜善之尤者也看他止寫其化衆人以孝故作者是孝子不待言而人誰能不孝以行他善哉

此回特七提筆寫一重和元年正月初一為上下一部大手眼故極力描寫諸色人等一番也

王三官娘子與藍氏同一影子中人乃黃氏寫在藍氏前今反是藍氏來而黃氏不一出見此是作者異樣倒滑處蓋黃氏與藍氏一齊都來不能一齊寫使一齊是寫皆云二十分齊整匪特文字礙手即看者亦如神桌前成對炉瓶味如嚼蠟矣看他止用二十分精采寫藍氏便使一齊然不出之三官娘子真如海外三山令人神住真是寫一是一又有二手雙寫之妙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駕幃再戰

如意兒坐靈獨嘗

詞曰

鳳簪金泥帶。龍文玉掌梳。去來恁下笑。夾扶愛道畫眉深。
淺入時無幾。弄筆假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含笑問狂夫。
笑問歡情不減舊時麼。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歡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為脚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荆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几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猪。兩壇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身員領。一疋黑青粧花紵絲員領。一百果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拈帖兒送到察院。去西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叫至後所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折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贖。何以克當。外令親荆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又是一百本總言。來日雖多無益于事也。四萬紙。

一日猪來回禮。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衙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衙中上在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

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个道衆在家誦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百日既危死至此但細細寫來一日不彙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口西門慶打發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賈第傳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裡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七到年除之日臘梅表月簷雪霰風看者試問其八字豈寫景乎蓋道畫後文也竹爆千門萬戶家七帖春勝處七掛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到了李瓶兒房裏前祭奠祭畢遣酒子後堂合家大小歡樂手下家人小厮并了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



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所重和益深幸天地重明靈和復震也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騎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眾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極力一描為死期引也都來月娘房裡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毬子放炮煆磕瓜子兒通眾夥計主管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固為孝哥一笑約晌午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拜到所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假子拜節又為孝哥一哭然後請吳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所留坐絕擎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子戶來拜



西門慶就教陳敬濟管待賄王三官兒真女婿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次日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繇來拜，陳敬濟陪在廝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繇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不定，光油兒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醞酏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眾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沒人，這西門慶就

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裡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裡

間脫衣解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擁着，只教

西門慶攘他心子，那浪水熱七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

龜頭龜頭進了龜頭攘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

毫髮，此曰綾如婦人眼目不出也。口中只叫親爺，只叫言叫不那

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然則絲

也，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喃喃，就叫葉五兒，不絕。那老婆原

來奶子出身，又是如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私通二字占為妻子。

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宜不知道，口裡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

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

替你吮淨了罷。又進金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

手捧定那話吮咂的乾七淨心總繫上褲子又勝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沽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舖子里掩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所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傅夥計又沒在舖子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裡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舖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裡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蝶使有歸宿矣詩云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七過瑤去也正是

滿眼風流滿眼迷

殘花何事濫如泥

拍琴暫息商陵操

惹得山禽達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喚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几句羞人答七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果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已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看情就掩住許多口嘴是蝶使作用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趁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裡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與娘吃的月娘



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
出一盒饅頭一盒果子說上覆他多謝了金蓮處那日西門慶拜

人回家早又王皇廟吳道官來拜在所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
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声文嫂兒去掩爹

今日要來拜上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里文嫂兒
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

與六黃公上磕頭去了三去而六來陽氣盡矣故西門死也又六
為老陰七極變陽猶小人賊而君子將進

也太太說交爹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里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
個這等說來玳安道真不小的敢說說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

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
着金帶進人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我吳鑑多蒙姐夫抬舉看顧

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昨日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
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

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
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上兩禮兒罷哥上嫂上不識好

歹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有不
到處望哥就帶便了吳大舅道姐上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

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
了衣裳咱房裡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請事

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逕往各人
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情景擺上
菜兒來小玉上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鍾兒斟酒遞



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七你也來坐的月娘道
 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果菜來飲酒之間將此處
 舅極力一親密下文方可用他主持諸事不嫌唐突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
 大舅道蒙姐夫抬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京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
 八只有屯所裡未曾去到七任明日是个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
 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
 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如今
 我接管承行須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官新增
 聽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總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
 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太祖舊例為養兵省轉輸之勞總立下這屯
 田祖宗立法如此深心乃為那時只是上納秋糧後若輩侵漁之扯千古痛恨等相王安



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民命又為若輩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
 拋荒草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
 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總傾銷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
 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
 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秤
 斛斗重忍声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見也罷難道
 說全徵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
 銀子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雞鶩豚酒相送那个是各人取覓不
 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一語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
 家攬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回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
 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總起身去了西門慶就在金蓮房中歇了

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所畫亦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衛官員吃慶官酒一路多上總歸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已不到次日寫心事如畫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送進帖兒云文嫂兒又早在那里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爹後邊坐轉過大所到于後邊掀起明簾只見裏邊穩穩匝地簾幙垂紅作者有何憤恨而少項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



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太官把馬牽于後槽喂着茶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襖衣十分綽耀生平得婦人房裡安放桌席須臾了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語良久意洽情濃不多時日邪心蕩看日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自有文嫂兒管待細三官兒娘子另是一所屋裡居住

細自有了鬢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此處角門何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內仍救等深細先掀閉上窓戶後開輕剔銀釘再剔忙掩朱戶方掩門四句情事妙絕看

他人裏間房內已情不能禁即掀開綉帳因適間情事不堪未曾
洗牝故又下床則見窓猶未開順手闔窓去剔殘灯乃又想起未
會開門于是開門洗牝匆上床而男子則解衣就枕婦人即
子則先已解衣上床也一時情景如畫
洗牝上床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包兒來安
心要麤戰這婆娘早把梵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
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塵柄人牝中舉腰展力一陣掀騰
鼓搗連声响亮是有心婦人在下沒口叫達七如流水沒口二字
字出在下沒口四字又在一陣風聲中出而連正是招海旌幢秋
聲又在陣中出一陣又在舉腰展力中出也
色裏擊天鼙鼓月明中但見

迷魂陣擺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王能爭
貫戰攝魂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百媚千嬌這陣上撲擊
七鼓震春雷那陣上開換七麝蘭鬢鬚這陣上復浴七被翻紅



浪精神健那陣上刷刺七帳控銀鈎情意牽這一個急展七二
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忽刺七一十八滾難掙扎鬪良久汗浸
浸釵橫鬢亂戰多時喘吁七枕側衾歪頃刻開腫眉騰眼霎時
下肉綻皮開一路用戰爭語極力正是几番麤戰貪
又非如王六兒賊中殺語也
淫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家
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灯耍子意在三官娘子這婦人一
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于是滿心應承都去西門慶滿心歡喜
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

盡日思君倚画樓

相逢不捨又頻留

劉郎莫謂桃花老

恨把輕紅逐水流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說今日有薛公七家差人送請帖兒

接手是雪林空可想請爹早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个帖

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慶听了進入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

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

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

門慶沒得說只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

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年還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灯

上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今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几遍

好不喜洽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又一月娘道房裡到使着四个了頭兩

个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生活所藍太監姪女

兒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又一月娘道明日雪夥計家又請俺每

吃節酒送了五个帖兒來端的去不去西門慶說他既請你每都

去走罷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又一月娘道只怕大節下一時有个人

客闖將來他每沒處搗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

个去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

的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醫官討兩

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

兩日吃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灯節咱少不得置席酒兒

請七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荆南岡娘子張親家母雲二哥

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几位都會也只在

在十二三掛起灯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厮扮戲耍一日去年

還有賁四在家北九架烟火燒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却



叫誰人看看，扎那金蓮在旁，揷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見扎，也是一般。」尖撞不知如何出口，便是一字不差，口氣的是金蓮也。這西門慶就聽了金蓮道：「這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沒會過，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個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雪家去罷，懷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不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目恁散心去走，七兒纔好。又點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于雪娥房中，交他槌腿搥身上，搥了半夜一宿。

晚景題過

又一到雪中，去入雪娥房中，一去而旣死，再去而西門死矣，須記清。

到次日早辰，只見應

伯爵走來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几件衣服兒，都倒傷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兩套，身頭面簪環，借几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等着毡包，并盒兒裡哥七，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裡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環兒，應寶拿的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急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裏交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叫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



待動任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還該忌
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家來誰肯輕放了你怎麼忌的佳正說着
只見玳安擎着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
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于是看盒
兒內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雙紅僉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
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閩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
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說不認的叫咱這
里轉送七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不却怎樣見的我還沒送禮兒
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堂
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
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叫人
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
爵伯爵打恭說道又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自一同起身說畢
作辭去了午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項大轎三項小轎後面又
帶着來爵媳婦兒元必用惠元言元宵陰晦月被雲遮也收疊衣服一項小轎兒
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
酒正是

翠眉雲鬢画中人

嬈娜宮腰迥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眾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
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經過一遭那理
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



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此時求用人乳吃，是來來到李瓶兒房中，叫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了藥。西門慶就圍炉坐的，叫迎春拈菜兒，篩酒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兒打發。西門慶見了，鬚索不在屋裡，就在炕上斜靠着，扯開褲子露出那話來，叫他用口吮。哂一面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七哂。我到明日尋出件好粧花段子，比用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憐見，哂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揀着燒。西門慶令他閉上房門，把裙褲脫了，仰臥在炕上。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香馬兒，撒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

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子底下，一個安在他毯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着，愈出愈勾，色已全空。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頭柔語，噲成一塊。一兩樣法合，沒口子叫達七爹七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

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七了。特為後文，諸妾屬人

照那婦人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七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七會合，我兩個淫聲艷

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撐的婦人牝戶滿七，往來出入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翻覆可愛。鏡中，西門



慶于是把他兩股扳抱在懷內，四体交匝兩相迎湊。筆力那話盡沒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失聲，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龜如湧泉，正是

不知已透春消息

但覺形骸骨節鎔

四門慶燒了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粧花被甲兒，與他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个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婉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親戚耍子，應二嫂做保證。可月娘顛狂，西門慶听了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玉樓生日接一金蓮生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壽作者應恨與奸邪共生也。

廝每拍出灯來收拾，揩抹乾淨，各處張掛，叫來興買鮮果，叫小優晚夕上壽。潘金蓮早晨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廝

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檯上掛燈，因笑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每掛灯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叫俺每掛了灯，明日娘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哪嚟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故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着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掛那灯，沒的例兒，擗兒的擎不牢，吊下來。前日年里，爲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里不見了，險了險，赦了一頓打，沒會打這遭兒，可打的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乞的，又說小的。」又是那琴



童之玳安道娘也會打所這不話兒娘怎得知有心婦人道宮外
續有株松宮內有口鐘七的聲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
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托了几架烟火
放今年他不在家說没人會扎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
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个縣計家那
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靴有此事真个的畫一道兒只怕
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說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
道可不瞞那傻王八哩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照王六兒怪不的
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秘閉着妙
之所以如此者想亦不肯閉着也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他爹做牽頭
勾引上了道兒你每好箇躡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

噲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你大娘另外又有
一六盆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
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
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
去娘也少听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為孩子好不嚷乱常言娶
好不能勾要反登時就房倒屋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听者有不
听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為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
會惡識了一个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放
處虛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个靴子像个半頭磚兒也是
的把那水濟七眼擠着七八拏杓兒好个怪淫婦他和那韓道
國老婆那長大捧爪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点木
藥也



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奶也來了要轎子錢哩
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奶也打夾道里
進去的一來的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
哭的來忘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
子錢只說沒有金蓮道月娘道你與仍也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
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也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
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指轎的催着要去玉樓
見不是事向袖中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寫不孝者
反視不一時大衿子二衿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奶也歸
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没轎子
錢誰叫你來恁出醜前劃的叫人家小看潘奶也道姐也你没與

我个錢兒老身那討个錢兒來哭盡天下好容易關辦了這分禮
見來哭盡天下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討个錢兒與你也

看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兒等着在這里今後你看有轎子錢便
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个窮親戚休要
做打嘴的獻世包閑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然則以其我又听不
上人家那等秘声顯氣前日爲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
道也怎的冤哉冤哉冤哉冤哉冤哉冤哉冤哉冤哉冤哉冤哉冤哉冤哉
潘姥也嗚也咽也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也
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
潘姥也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覺其藥武大之只見後邊請吃飯
經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



玳安拏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降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荆棘如此花專謝矣慌的西門慶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統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廳上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卽令左右放桌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尙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果上來獸炭頻燒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總斟上酒來只見

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卽令拏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個小優歌唱了一套靈景融和左右拏上兩盤拊盆點心噴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卽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灯一敘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稟到賤荆已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

上壽後所小優彈唱過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
娘陪着大妗子潘姥七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
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
已遞酒磕頭落後潘姥七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
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頑耍做一處可殺如此却說潘奶七到那邊
屋裡如意迎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七看見明間內靈前供
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卓席旁邊掛着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
訊說道姐七好處生天去了一語傷盡進來坐在炕上向如意兒
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等弱心道薦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
有福的一語結果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奶七怎的不來門
外七大妗子吳大妗子都在之里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吹

大打揚旛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絕去了潘奶七道幫年過節丟着
个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
不見如意兒道奶七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裡俺娘念
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來潘姥七道可傷他大
如我傷盡老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
說了一回如意兒道姥七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
迎春兒你放小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七吃盃不一時取到飲
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七熱心腸
兒反觀我但來這裡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反觀一到就是
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見我臨家
去好友包些甚麼兒與我拏了去再不會空了我哭盡心不瞞你

姐七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傷心正經我
那冤家半分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金蓮我老身不打誑語阿
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箇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其
又加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
此說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
金蓮又如此想今日為轎子錢你大管家擎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几份
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金蓮又如此倒教後邊西房裡姐七拿出一
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反攔得到屋裡還數落了我一
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叫我來沒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
了不來了明說來到這里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狠
不似俺這短壽命罵絕矣一姐七你每听着我說老身苦死了他
到明日不一節痛言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後文如見想着你從七歲



恁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傷心姐七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傷心
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後文不比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
凡遍為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七就狂得我失了色傷心語却今日
早是姐七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挂我
春梅道姥七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代
弱的性兒比不的六娘銀錢自有春梅亦至死他本等手里沒有
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是卿想俺爹雖是有的銀
子放在屋裡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
正義問他爹不恁瞞七藏七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麼張着嘴兒說
人原來為此他本沒錢姥七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个公
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七



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入骨三分到明日你
 老人家黃金入櫃五娘他也没个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
 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
 他春梅兒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
 兒來咱每擲个骰兒槍紅耍子兒罷如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
 的骰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
 鐘子你一盞我一鐘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
 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罈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
 潘姥上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抑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
 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關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
 壁縫兒內倚着春橙兒听他兩個在房里行房怎的作声喚口中

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扣住余秀才家

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脚兒的哭盡父心你天生就是這等聰

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天下為父母者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不

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

上學來噴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上道他七歲兒上女學

上了三年字做也會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

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你瞧去那

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上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上一把手

面就說道姥上悄上的春梅來了潘姥上道老身知道他與我

那冤家一條腿兒其母亦如此則只見春梅進來見眾人陪着潘

姥上吃酒說道我來瞧上姥上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

子樓起是春梅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揆着他坐如意兒在右邊

炕頭上潘姥七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

纔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七姥七有几樣菜兒一盞兒

酒取過來和姥七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叫秋菊撥了來我已

是攢下了綉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盆兒撥着菜兒綉春提了一

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里看去若叫我來這里對

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

滿春臺綉春闕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于是篩上酒來春梅先

遞了一鍾與潘姥七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綉春又將護衣碟兒

內每樣揀出遞與姥七眾人吃說道姥七這個都是鹹菜你用些

兒那婆子道我的姐七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必菜也沒費

呼呀甚麼正听在熱鬧又虛不防春梅走到眼前向他腮頰上儘

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里听甚麼打

的秋菊睜七的說道打這里打盹誰听甚麼來你就打我不想房

內婦人听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閉門

他不動于是替他撫過了秋菊揉着眼閉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

摘頭睡了正是

鷓鴣有意留殘月

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傳夥計甘夥計賈四娘子崔

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娘子都在這里西門慶

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寫騎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

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



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眾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七省的，叫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听着多心，寫盡小人走到屋裏，一面攬撥潘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是的。」金蓮道：「姐，大正月裡他家哩丟着孩子没人看，叫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驕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叫他在屋裏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七子，又不像倒沒的叫我惹



然則姥七乃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請書兒往招宣府一

氣金蓮之女矣。
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夏去而寒生矣，明甚妙甚。直到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官絨線舖另打開一間，叫吳二舅開舖子賣紬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天下意料且此賁四叫花兒匠在家儹造兩架烟火。此時猶我烟火，蓋尚有項刻繁華。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兒，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携之

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作者至此蓋欲直呼九原盡起古人而筆力俱從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鎖鑰寫出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文要做又點二官所謂候我也看匕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拏出五千兩來老爹拏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良嶽改爲壽岳一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官會真堂璇神殿又是



安妃娘七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寶玉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听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賬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拏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瞞着他那邊了天下事何人可瞞爲甚對我而他人即可瞞也私處最易明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兩個再没人伯爵道哥家里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是五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吃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



他就行到府里我也還叫宋松原拏回去意得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于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西明死期如此追促老爹差那位官家等我會下有了書叫他往我那里歇俟明日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得他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會，湯雁自是主人爵兒又是時輩二人同類故同行不同道故春鴻後獨敦義也兩個去罷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總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先得之于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叫陳敬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難買四丑日內光陰矣可為痛哭在書

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咐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使早回若是行到府里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里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于是領了書禮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十一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灯飲酒。又是賞燈一部繁華總屬虛景王皇親家小厮從早晨就挑了箱子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又是春梅守缺者差人來回止是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



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
 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
 怎的二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没人拜單下來止有
藍氏來黃氏亦來如何一齊描寫又如何及寫花樣所以黃氏何千一戶娘子直到晌午半日纔來坐着四人轎一個家人媳婦
不來既使人猜疑不定又是文字手乖心巧也
 坐小轎跟隨排軍抬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扶着轎扛到
 二門裡纏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眾姊妹迎至儀門首
 西門慶悄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
 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推滿鳳翹雙插
 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
 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可嘆麝蘭撲兒是瓶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窄

杏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滴流一雙鳳眼來往楚人又是利嬌
 聲兒似囀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裡生來
 却厭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
 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意如何麗句二十分丰
痴連步有蕊珠仙子之風流款楚湘裙似水月觀音之
勝態度正是比花七解語比玉七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先
 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敘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
 門慶得了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
 山降下極寫一時躬身施禮心搖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月
心蕩目搖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茶然後大所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當

下林太七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記名最唱了兩耐人思

招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

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布大常峙節李銘吳惠

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所格子外往裡觀觀極力

一寫為瓶看官听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樂極悲生否極泰

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

鬼錄來追死限臨頭點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

到起更時分西門慶陪人坐的就在席上勦七的打起睡來寫盡

人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

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會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

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叫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吳銀兒與

李桂姐進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

起身了一語驚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裡走到二門裡首偷看他

上轎月娘眾人送出來前边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已換了大紅

遍地金貂鼠皮襖瓶兒一皮襖淘若于氣藍氏又一林太太是白

綾襖兒貂鼠披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灯笼簇擁上轎而去這

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涎涎空曠恨不的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

悄心從夾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話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來爵兒

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

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嬌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

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克得過第二百忙又為蕙蓮遙照然則藍

之宋氏惠元為藍氏之替身宋氏豈非瓶兒之前氏乃今日瓶兒惠元又今日

身乎吾前言可知非謬作者至此猶雙瓶點出也于是乘着酒興

兒雙開抱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主子被家人不忿嚷鬧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撥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個盡情滿意正是未曾得遇鶯娘而且把紅娘去解鮑有詩為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

教人桑下覓羅敷

第七十九回

此回乃一部大書之眼也看他自上文重和元年正月初一寫至此一日一日寫至初十今又寫至看燈夫看燈夜樓上嘻笑固金蓮瓶兒皆在獅子街也今必仍寫至此時此地見報應之一絲不爽

此回總結財色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詩放於西門泄精之時而積財積善之言放於西門一死之時西門臨死囑敬濟之言寫盡痴人而許多帳本總示人以財不中用死了帶不去也

吳神仙起先在周守備家言周者舟也分明撐篷而相渡也今日在土地廟中雖有神仙其奈地府何蓋深示人以及



時行善悔則無及矣

孝哥必云西門轉世蓋作者苦心欲渡盡世人言雖惡如西門至死不悟我亦欲化其來世又明言如西門慶等惡人豈能望其省悟若是省悟除非來世也寫西門一死其家中人上下一個不少然止覺凄凉不似瓶兒熱鬧真是神化之筆此回內只寫李三來爵負恩賴批之事真是冷煖二字中一絲也差不得

鴻守信義故賢于雀然而春鴻亦不能久留矣觀此方知命名之妙觀反往張二官家去方知苗員外送童之意為報喪帖勾魂帖也

寫伯爵止用愕然二字寫盡小人心已寫盡後文趙承張二官之意真是一筆當千萬筆用也

女婿斬哀泣杖其非禮為何如乃反襯瓶兒死其奢僭處更難堪也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詞曰

人生南北如岐路。大是世事悠上大是等風絮。大是造化弄人無定據。是是番來覆去。古往今來也倒橫直豎。上天下地也眼見都如許。漢盡一篇招魂賦。○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貴何須慕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傷心處

右調青玉案





話說西門慶姦要了來爵老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判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孟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玉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彈唱通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為子虛一引哥你送了禮去不會西門慶說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舅頭裏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每告辭罷于是起身那西門慶又

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拏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家位虛寫寫下又反襯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誤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五芝見前日何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便出并呂賽兒好夕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唱晚總去了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債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是我固云瓶又跟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



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玉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六姐匹手奪去了，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奪。」寫月娘利莊兒之財，直至此處猶用隱筆寫其深心。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月娘其可恨哉！和他罵嚷上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映替折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嬾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坐的，只見玉簫問：『如意兒擠了半甌子奶，運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床上，叫玉簫替他打腿。玉簫見玉簫

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就使他拿了一對金鑲

頭簪兒，四個烏銀戒指兒，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裡去。那玉簫明見

王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必用玉簫可想

一總也。夫王簫吹噓惠連，吠散金蓮花。事已盡，固應與三友同作斷腸聲也。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去了，

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就拏

回空甌子兒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約莫等到飯時，前

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七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

與西門慶，就請西門慶與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

婆剪下的一柳黑鬚七光油七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

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不如此不又一件

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裡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



翫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厨內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
 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他倘在床上王經
 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不進去了屋裏擺
 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是恁沒精神將待死西門在
 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
 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七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
 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裡
 走七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七西門慶道他也不在與花
 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燈市舖子內和他二
 舅坐七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叫丫頭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分付
 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裡來一部炎涼
書屢欠寫

燈益以灯之執無多時且盡
 屬虛花以此其炎熱不久也但見灯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綵遊
 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綺爭馳開錦迴

菴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灯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慌的吳二舅
 賁四都來声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
 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
 點心下飯菜蔬舖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鐺擺在樓上請吳
 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燈市來往人烟不斷吃至
 飯後時分西門慶使玉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
 連忙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昭將這一桌酒

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臬回家去了。又叫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于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沒入脚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个心上人兒了。一語人賁四嫂總是醋味各行中皆有西門慶笑道：「那里有這個里，倒因家人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几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

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還有一席酒，請你每眾夥計娘子走走去。」

莫已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

爲下文上紙受辱作引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

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攔撻了他去，落後罵了來，好不

在這裏與俺每倒沒意思，刺七的落後又叫爹娘費心送了盒子，

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纏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

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達的，

性兒着緊把我也擦刮的眼直直的。極力寫春梅也沒見他叫你唱你

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叫你又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嚶耶嚶，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

我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與我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往我那裏走走去傷心語蓋明點瓶兒夢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中語為下文黑影作映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裏和我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晨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



酒服下梵僧藥去

點明梵僧那婦人

用手搏弄弄得那話登時奢稜露

腦橫筋皆見色若紫肝

效句與始服藥時一照

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

同西門慶接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個一遍一

口飲酒唾舌頭頑笑

與初會時一對

吃至掌燈馮媽七又做了些韭菜猪

肉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丫鬟收下去兩個

就在裡間煖炕上擦開錦幔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

燈行房把燈臺移在裡間炕邊桌上寫盡一面將紙門闔上澡牝乾淨

脫了褲兒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撲相抱睡了一回原

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藍氏慾情如火

貪痴

那話十

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人後庭花極方擗確了約二

三百度擗確的屁股連声响曉婦人用手在下揉着愁心子自用

妙情 可想口中叫達七如流水西門慶還不美意又起來披上白綾小
襖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仰臥尋出兩條腳帶把婦人兩隻脚
拴在兩邊獲炕柱兒上與葡萄架逢對非泛然也賣了個金龍探爪將那話放
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淡抽深送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
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翫其出入
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舌顫語都
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紅粉膏子藥塗在龜頭上攬進去婦人陰
中麻癢不能當與金蓮品玉文字又一對總是兩六兒一般技量方可死西門也急令深入兩相
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搦其乳口又挑弄其花心
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又與葡萄架作對燈影裏見
他兩隻白生七腿兒躡在兩邊吊的高七的又與葡萄架逢對一往一來



一衝一撞腿也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
怎麼不想達七只要你松栢兒冬夏長青更好映黃四嫂知是後文休要日
遠日疎頑要厭了把奴來不理奴就想死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
道就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
錢他不會養老婆的他肯挂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一心在
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個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
婦人道好達七等他來家好又替他娶了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
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裏淫婦爽利把不直錢的身子揀與
達七罷無有個不依你的故作滿話以襯喪命也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
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洩解卸下婦人腳帶來揀在被
窩內並頭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時分方起西門慶起



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開了簾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纏點茶漱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舖子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門，王經打着灯笼，玳安琴童籠着馬，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布，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烟寂，七間巷內大吠盈，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寫得冷氣逼人，子虛武大皆來矣。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灯笼，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失脫人家逢五道

濱冷餓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心一碓碌扒起來。所為鍾馗番身也。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橫在懷裏，口中喃喃，說道：小淫婦兒，你達，今日醉了，收拾舖子，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在炕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用手腰裏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啞，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起急的，因問西

門慶和尚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醉子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叫達七擺佈你七達今日懶待動彈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見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就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見這婦人取過燒酒盞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不效于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與武大吃藥時一般也那消一盞執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棍上所以做爲此處喪命用也那話躍然而起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擦那話直抵苞花窩裏覺翁七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坐

思想又那話沒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澁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西門慶繇着他撥弄只是不理又寫婦人情不能當以舌

放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攬着他脖項極力揉擦左右偎擦入字寫翻夾後去橫塵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沖直監也

淫水隨拭隨出比時三鼓凡五換帕婦人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洩龜頭越發張的猶如炭火一般害箍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止然則婦人固造化也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

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裏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勤勾約一頓飯時婦人又造化也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

中相似忙用口接嚙不及只顧流將出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个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



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七盡出其冷氣而已武比

大何如看其翡翠軒葡萄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攙着西門

慶問道我的哥七你心裏覺怎麼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

頭目森七然莫知所以金蓮道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

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所說一已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道盡

又曰嗜慾深者其生机淺又二句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

油枯燈滅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完與舞裙歌扇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晨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

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倚着頭臉在

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好色者怕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

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見看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

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厨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

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不想

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病端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

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听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

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

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

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根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

交和你善哩不是卿與春梅或者無此一交殺人月娘道敢是你

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纔





來心虛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舖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
 熬了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
 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
 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且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
 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看姐夫寫帖兒十
 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岡何大人眾官客吃酒寫不知死月娘道你
 今日還沒吃藥取妳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着辛苦勞
 碌了一面叫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妳來前鏡台春色湧泉之精只
 想用盞兒盛着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如人春梅扶着
 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上蕩上做不的主兒只
 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

裏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裏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說你心裏要
 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
 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
 甚麼事金蓮听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个沒有此所為
見血李知縣固云見傷姐上你沒的說他那哨晚來了醉的行禮
 兒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妙是虛心教我拏茶當酒與他吃
或者將酒當茶將色當飯只說沒了酒好上打發他睡了自從姐上那等說了
 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上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
 事來俺每不知到若說家裏可是沒絲毫事兒活是金蓮比對武
如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利跟前番
 問他你爹昨日在那里吃酒來你是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



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
 四吃酒再沒往那里去妙活是玳安比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
 二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
 吳月娘听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盡力數罵了一
 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
 來那潘金蓮得不得一聲就來了總用飛舞之筆寫一金蓮蓋寫
 說道姐七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
 人有面樹上有皮姐七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
 頭裏又活是金蓮不特妾婦如此天下如此說味心語又道姐七
 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
 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个拜年節到那咱晚玳安又恐

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
 方纔信了說道噫道叫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
 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鬢擦的那臉倒像
 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七沒見一个兒子
 也長恁大七的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箇漢子也休要
 出這個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恥金蓮一味推月娘道我
 只說他決不來誰想他浪擗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七纔顯出个
 皂白來了純是飛舞之筆寫得金蓮活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
 姐還噏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着漢是個明王八把个王八羔子
 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还罵他老
 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古明寫林氏之故又見月娘
不快金蓮處此有放心處



那金蓮不聽便罷，听了把臉制耳，帶脖子都紅了。用筆便罵道
 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口強辭窮為後文還
 是我姨娘在他家懸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在俺姨娘
 家往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是
 誰，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
 話你罵他。是撒發那金蓮一声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純是
 聲色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
 走到見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
 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
 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真爹月娘罵
 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里還來真爹

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
 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个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
 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
 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內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
 出紅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七管中猶如
 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比有核露腦何如比外邊排軍件
 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
 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
 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厮請了任醫官教瞧。你臨他兩
 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偌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
 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

不妨事過兩日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听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心中不好，頃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且伯爵道哥你如今心的怎樣的？」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後溪來看我，我有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七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一發，與發昨日李銘撞見我，淡上寫來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誑了一跳。西門一息尚



絲不走滿身我今日總來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楊長出去了。西門慶于是使琴童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此句出在任醫之口，向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上火可清下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此一泄如到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



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來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
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
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眾人見節請到後邊擺
茶畢又走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
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叫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
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
答應為王簫一結蓋至此王簫語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嚙不下
去希大道拏粥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
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上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
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
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

與你爹听此時眾人俱不以西門死為意也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
說吃酒哩不叫過來眾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
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在側上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桂
心三人于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
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
早每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
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
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厮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好你何
不請他來看也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
一筆使瓶兒與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
西門死處一總一總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
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



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大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
 脉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个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溺
 血之疾所以云迺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
 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乃武大討月娘慌了打發桂姐
 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
 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
 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盧陽舉發塵柄如鉄
 晝夜不倒此梵僧潘金蓮晚夕不管好友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
 燭撥弄死而復甦者數次明討春泉之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
 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
 去罷這道隔二騙三將一部金瓶梅三人居住花園不是个待人
 只用此四字一語不堪之甚

的那西門慶點頭兒于是月娘替他穿上暖衣和金蓮肩搭攙扶
 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边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睡他在明間炕
 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了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
 到于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
 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边火例退下了只是下边腫毒
 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
 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號橘齋年半百極看的好
 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
 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
 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
 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卽差玳安拿帖兒同何

家人請了這劉楠齋來看脈井不便處運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猶是與陽妙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慶磕頭說道不知道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怎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偌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著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



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就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為命終須用的有粧撒些兒不然越發淘深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一香甜醬瓜茄類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上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筋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嘗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為月兒與衆人不同是新得寵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楠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



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不便處腎囊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
 上又生出疔瘡來流黃水不止或者育粉紅膏在內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
 月娘眾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刘婆子在前
 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灯跳神映月一面又使小厮往周守備
 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請他來看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
 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
 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起以玉皇廟歸宿下土地廟為執事結煞出着個封肆
 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
 童抱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滅病
 体懨懨勒着手帕在於臥榻先診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
 度腎水竭虛太極邪火聚于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一部結穴在此吾

有詩八句說與你所只因他

醉飽行房恋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與白濁

灯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

今日翻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盧醫急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的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
 仙指指尋紋打筭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
 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筭命見行癸亥運雖然火
 上傷官今年戊土來克壬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麼當
 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元二句妙絕壽元難保財福何用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愿，許下見夫好了，要往秦安州頂上與娘上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愿心。一筆將一部金蓮，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立問他討債。是臨景好，雖回首又不肯告人說，只叫人厮守着他。見月娘不在跟前，同聲一哭。必待月娘不在亦明。心中捨他，不的滿眼落淚，一手拉着潘金蓮。知月娘不相容也。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守着我的靈柩，要哭散了。



全分香賣願

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只怕人不肯容

我。是撒潑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

他二人哭的眼紅，上的便道：我的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

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是不能容金蓮情西門慶听了不覺哽

咽，哭不出聲來。又照瓶兒死時囑人光景說道：我覺自家好生

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

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笑話。千古痴人指着金蓮

說：六娘從前的事，你就待他罷說畢。可知撒潑一事作者曲上寫

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絕無一

可知益愈痛而西門慶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敬濟叫到跟前說

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反刺後文寫姐夫就是我的親兒，

盡生死苦源

第七十九回

一般好婿回首然自失如此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囉敬濟如此

好友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每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囉敬濟又如此

又分付我死後段子舖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

少本利都我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收一宗休要開了結段子舖

五萬賁四絨線舖本銀六千五百兩結絨線舖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納絨舖

是五千兩結絨線舖都賣盡了貨物牧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

也不消做了叫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

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連利六百五十兩討來發送我你

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舖子罷印子舖占用銀二萬兩結印子舖

子舖二萬兩生藥舖五千兩結生藥舖五千兩傅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

四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

來你娘兒每盤纏已算定道國之規此處見西門前边刘學官還

少我二百兩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五十兩門外徐四舖內還欠

我本利三百四十兩三百四十兩以上共計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兩

如此之孽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并獅子街

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豈知顧攬不過

可說畢哽上咽上的哭了好雄末路同娘兒們來可嘆

知道了不一時傅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

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眾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効事

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猶是傷中餘熱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

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还好誰知天數造定

三十三歲而去老陽之數剝削已盡一化孝哥幸而頑葉猶存亦見天命艱難不以惡人而滅絕也誰謂作牌官者



不知易 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一又是陽數合三十三又見楊也哉 明興而陰晦除君子進而小人死矣
 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
 已時脾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
 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
 富難免殺身災邵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
 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此數
 醉飽行房一往相對彼是結色此是結財章法井上與開講一
 詩四成語相對而二八佳人一絕又自與舞裙歌扇一絕前後
 板排又是一般章法
 其成參差錯落之致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一句點醒 慌的吳月娘叫
 了吳二舅與賈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宝叫他兩個看



木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了此裏疼急撲進床上
 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
 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所見小玉來說俺娘
 跌倒在床上慌的王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
 就知道決微了王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厮快請蔡
 老娘去玉樓是終始諸人 李嬌兒又使玉簫前边叫如意兒來北及玉樓
 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內無
 人箱子開着暗七拿了五錠元宝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將一搭
 紙見了玉樓兒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
 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拏樵子伺候見月娘看上疼的緊了不一時
 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个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口



內纏沒氣兒一句緊接所以必孝哥為西門化身合家大小放聲號
 哭起來蔡老娘收裏孩兒剪去臍帶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
 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
 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
 牛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官家的老爹在此一句冷字起如
 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造三來再與你一二兩就是了那蔡老
 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
 大開着便罵王蕭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
 烘七人走就不說鎖兒兒王蕭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會看
 見于是取鎖來鎖王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
 金蓮說原來大姐上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口就防範起人來了

王樓已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在屋裏去了當下吳二
 舅賞四往尙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板來叫匠人解鋸成榔眾小厮
 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大廝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
 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眾夥計都在廝所執亂收灯捲畫蓋上器
 被設放香灯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
 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
 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
 牌印往何于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
 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婿陳敬濟斬衰
 泣杖亦非靈前還礼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王樓陪待
 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下打



發各項人茶飯傳夥計吳二舅官帳賁四管孝帳來興官厨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一樣諸人辦事只覺敘得冷淡之甚真是史筆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細絹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眾街坊隣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个墓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見世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不說眾人理乱這庄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眾人見礼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做夢反知瓶兒死要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个娃兒伯爵愕然道二字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个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然則此時無子則奈何落後陳

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每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体还不大十分歷練一結窺盡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見有他娘在又見大舅底裡人情如此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孀子外边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个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个都根生見再有誰大比薛嫂說楊姑爵道吳大舅說大巡情非前此因問道有了發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此語半方知前文之妙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畧將軍西門公之柩州上敘來一事不那日何

千戶來弔孝，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節級管領，如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古道為西門素日放帳，一映又伏下交春鴻也。弔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札。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一對鴻雁故人書，令人眼淚盈眶。又與了一



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禍福迅速，一至于此。走進城就開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埋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起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宋老爺沒與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曲盡人情，却是眼前恒事。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曾，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話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拿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照

苗員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小的見就
是个知恩的村耐李三這廝短命兒姐夫沒了几日就這等壞心
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是大舅老作用人情如此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
还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事寫紙狀
子呈到衙門裏叫他替備追七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寮間自
恁要做分上這些事見莫道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
此事老舅快休動意人情又如此等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
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官
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恁般明拿文書提刑
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七相護何況又同寮之間你等怎抵闢的
他過依我不如情已送二十兩銀子臨吳大舅只當充州府幹了



事來了我听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舉
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裏去罷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
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
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已还他就是了這个一舉兩
得又不失了人情有个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
慌速了些真不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
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舅已聽見他
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上銀子如何不應承於
是收了銀子人情又如此一路寫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捕
桌猪首二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
拿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

呼他做上買賣陸續家还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帳二官
處令數上納錢糧去了人情又如此不在話下正是
金逢火煉方知色 人與財交便見心



所圖書

